

# 成为Neelie

原创 樹 忍冬自选集

2022-05-08  
02:25

发表于英国

## 成为Neelie

樹

“在这个颠倒的世代，我们叫她Neelie吧。”

-0-

我昨天晚上睡了十个小时，而且是实打实的沉睡，晚上十一点不到上床，早上九点多起来。我睡得春风得意，浩浩荡荡，第二天全身上下充满了能量。这是我成为Neelie的计划的一部分，也是完成起来最舒服惬意的部分。接下来，我用充满能量的身躯把被子一脚蹬开，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“现在我感觉自己无可阻挡。”

网上说，愿所有女孩都能成为Neelie。我觉得这说法太片面，一个模范人物应该给所有人以启示，而不仅仅是女孩子们。于是在这青年节之际，小小年纪的我立下了远大志向：我要成为Neelie。

-1-

成为Neelie的第一步是考入斯坦福。Neelie和我恰好是同一届申请生。去年她申请了斯坦福进了，我没有申请斯坦福，所以我不能说没有可能。Neelie和我都是中国人，她也应该是中国国籍吧，我转学优势更大了！

于是我打开Common App Transfer。我先填了一下我的标化，Neelie考了1580的SAT，我考了1560，实在是惭愧不过。但想到Neelie的SAT是在海淀补的，我就心有戚戚焉：海淀的怎么卷得过？看来这20分还得认命。不过好在斯坦福大学的录取过程是wholistic application，会考虑申请者的所有特质，SAT少个20分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。

填好了标化，我仔细端详起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的文书题目来。

第一题：请给出你转学的原因和目标。简单，就是成为Neelie。

第二题：你希望给从前的自己一些什么建议？请描述一下什么经历让你有了这些领悟。

这是个好问题，我觉得我应该多补课，多运动，多睡觉，少叠被子，我管这个叫“三多一少”。补课，不能去海淀，也得去个好点的机构，把高中时候的GPA拉上来一点，再做点科研之类的。没有美国国籍，进不了USAPhO、USAMO之类的学科奥赛，那就只好冲冲丘奖。运动，我应该从小就开始训练的，这里按下不表。睡觉，我初中高中的时候的确睡得太少了！我高中的时候都在干什么？我回想起来了，我在学习，我在运动。

不过我高中时期真的没叠过几次被子，这是万幸。

我忽然意识到运动、学习、睡眠三者的时间是守恒的，遵循着厚此薄彼的关系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似乎是multitasking，一心二用。自我反思一番，我做得最好的是在学习的时候睡觉，以及在本该睡觉的时候学习。这点是我为数不多的长处，我要把它写进文书里面。

-2-

斯坦福文书又问我，“你如何定义家庭？你对你的家庭做了什么贡献？”

我想家庭应该是我的父母和我自己，但对于Neelie来说，好像是姥姥，妈妈和自己。于是我这样写：“家庭是所有爱我的人。”

家庭也还有血缘关系，但具体是什么血缘关系，我还不是特别清楚。我想我应该学习一下Neelie，庆祝自己的Asian/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，一定是这一份血缘让我在茫茫十四亿人中独一无二，尽享超国民待遇，也将让我受到斯坦福大学的青睐。

我再想了一想，我对家庭做了什么贡献呢？Neelie能够把姥姥和妈妈从Omicron兵临城下的北京用私人飞机接走，可我只能跟我在上海的爸爸妈妈视频通话，仔细想来实在是惭愧。但一想到Neelie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水深火热的赤字国，而我家生活安全、物资充足、来去自由，不禁偷偷乐了起来。我可不比Neelie差！

-3-

可想到家庭，我不禁沉思了起来。要想成为Neelie，单单进斯坦福是不行的，也得考虑人的家庭环境。我停下笔，开始回想起我所见到的ABC。

我还记得我在石溪的那些日子。有一个孩子很冷。他的肤色和我没什么区别，但他的单眼皮眼睛是大而圆的，他的眸子是深棕色的，直直的头发黑中带了一抹棕色。还有他又细又挺的鼻梁，常常让我感到困惑。我在石溪的那一年太自闭，我和他没说过话。但实际想来，我从没说过话的人身上学到的事情，不比我从我亲密的朋友中学到的少。

在石溪，我跑田径，他也跑田径。我很喜欢乘田径比赛的时候四处溜达，毕竟我只要跑四百米和八百米。那天是无数早春周三里的一个，下午的天是阴沉的，风很凉。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跑道旁，拿她那件深棕色的旧大衣捂着身子守望。她的脸很瘦，头发中灰色已经漫开来了。我看得出她是中国人，她那独有的一种很苦的气质。这种气质不像咖啡或者茶那样的香苦，而是拳头捶打出来的艰苦，是老人说的“苦相”。

我单单地看她出了神，直到看到那个孩子跑到她那里去嘟囔了几句。他妈妈急急忙忙要给他喝水，要给他条毛巾裹身子，他都没什么感情地回绝了。于是他又跑回去找他的美国朋友，于是他又跑向美国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美国人。于是他妈妈依然伫立着，像是商场里和父母走丢的孩子一样。

我初来美国的时候，常常尝试在自己的脑海中，给在美的华人画一张群像。我觉得比起Neelie，来到美国的女性更会变成我那同学的母亲，处在一种无助的孤独之中。她们单单伫立在说着英语不理解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之外，因为不像Neelie，她们是无处可逃的。一边是美国，性化她们fetishize她们。我仔细想想，漫威电影里亚裔女性出场率远高于亚裔男性，甚至原著是亚裔男性的古一法师都让Tilda Swinton演了。可另一边呢？又是摒弃她们转而崇拜Neelie这样的新异血液。她们能如何呢？

我似乎想明白了，我成不了Neelie，只能成为那位阿姨，盼着自己的孩子有那一丝丝可能成为Neelie。鼓吹我们向Neelie看齐的可以闭嘴了，只有Neelie才能成为Neelie。

-4-

已是五月上旬，转学的结果很快也要出来了。我无比期待着转学的结果，我或许终于可以从肯尼亚人的宿舍解脱出来，前往流奶与蜜、堆着各色美食（怎么少得了馅饼和豆包？）的加利福尼亚。

可斯坦福文书中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当时没有想明白：“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中，哪一个最严重？”

我现在想明白了：我们仰望神，我们被告知可以成为神，但我们成不了神。

可如果我成为不了Neelie呢？如果神和人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呢？

我看向了我手边的笔，它锋利的银尖对我闪了一下诡异的光。

P.S. 别问我为什么不直呼她的大名。会被封。



樹  
物学家  
人学家  
神学家